剡源集

附札記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劍源集

附札記

(五)

戴表元撰

剡源集卷第十九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右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一卷。子昂故諸王孫。家無畫種。其藝之至此。蓋天機所激。一學便似。非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畫成。子昂亦自愛重。張景亮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從景亮索覓。故亮雖朝暮見畫。而未嘗得留。此卷初本龍眠元豐間試院所作。子昂摹時。猶未涉世。故學問之氣可掬。開玩數四。令人灑然。

題明皇聽樂圖

右龍眠李伯時畫明皇聽樂圖一卷。樂壞久矣。至於新聲異曲衒耀動蕩。未有如此圖者。宣和諸公憑陵富盛。祖述黎園。覽裘遺製而爲之。伯時不得不任其責。此圖豈平生沈著得意趣邪。

題洪厓圖

韓仲文示余畫一卷。云洪厓圖。洪厓之眞若是與否。余不可知。然觀其裹裝鮮華。徒御輝赫。乃如虞卿、蔡澤之容。辭諸侯。過相國而歸者。豈若草衣木食、泥飯水飲之爲安乎。或曰。神仙家何所不有。彼不舟車而

速不供具而佚不館置而能不乏使而子欲以世俗耳目料之過矣玩詠累日頗令人增煙霞棲遲之想

題怪木疎篁

文湖州墨竹世所通識不聞其喜作它畫也州倅番陽吳侯熙載家世雅素乃能寶藏怪木一紙湖州自是日嘗併寫疎篁而熙載偶逸之矣薊丘李侯仲賓作竹來自湖州筆力足以追配因請爲補遺而合刊于奉化學宮以與好事者共之異時風流潤澤衣被照映於是邦文獻爲有助云

題石鼓考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矣其駁鄭漁仲以爲非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而取以爲據何也俟博古者更考之

題蘇氏三帖

蜀學無工書者東坡以高材餘事爲之化其子弟彬彬然皆有家法必有得於墨池筆冢之外今人胸中無千卷書輒欲假借眩惑以爲坡蹟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卷三手是其眞作無疑子由眞當爲弟叔黨眞當爲子矣

題李端叔帖

往時文士嘗經歐蘇二公門下者談話皆有模楷其不然者雖立名字往往不能成家姑溪李端叔從蘇公晚在秦晁張陳諸君後而受知不淺人品瀟灑才藻精贍人尤珍其尺牘幾有漢人藏元爲榮之慕觀

此二帖信然

題趙侍郎誥

趙待郎書法在歐陽率更、柳誠懸之間。樓獻公所評。誰敢異者。尤稱其在吏部時告身書名。端重勁直。以爲有體。此誥乃侍郎自書。以開國於高密者。固是趙氏家寶。余嘗見唐誥書。往往多用花書草體。不知於何時以楷爲體也。侍郎書帖在其子孫甚多。超揚縱恣如蹇龍踔鳳。不可名狀。與今學書家所言歐柳異其書名一節。出於偶爾。觀者併詳之。

題渡江諸賢帖

渡江以來。人品如李伯紀丞相固當第一。張魏公、李莊簡、正可相伯仲。然皆流離困躓。百折而忠純骨鯁之氣。濱死不衰。呂元直附會其間。優游取容。比同時諸公。蓋差少遂意。由今較之。所就亦復幾何哉。山樓初寒。繙閱遺墨。爲之毛髮森豎。

題方公删定家藏諸賢墨蹟

當秦檜專國時。士大夫嗜進者蠅奔蚋集。有自庶僚談笑至政府。權燄可知也。然亦往往未久而敗。蓋有自檜予之。自檜奪之。所得富貴幾何。而名字汙人齒頰。爲千古歎辱。不少四海九州共知。其意見不同者莫如張德遠、趙元鎭、胡邦衡、張無垢、汪聖錫數公。由今觀之。人品超檜幾等。而一時遇合俱不如檜。人固不可以目睫淺近斷也。困齋方公耕道起弋陽布衣。得一科。卽上書陳宗社大計。欲攻檜去之。遂與前數

公同黨官卒不顯終於金陵通守此其升沈壽夭非緣忤檜所致命偶當爾耳余來公鄉見公諸孫出諸賢往還翰墨讀之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題王初寮家帖

古人往還寒暄慶弔尺牘不作浮語魏晉以來法帖可攷也北岳王氏藏其家右丞檢正提刑三世遺墨典刑文獻前輝後映良爲故家奇寶然習俗相仍日非中原之舊矣嘉叟爲陸務觀所作漁隱堂詩清純醞籍讀之令人心醉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晦翁先生平生未嘗留意筆札而書法端嚴簡勁如天球大璧不勞雕琢自然輝潤此帖舉坤卦言言敬義以警發學者尤可寶也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此書陳忠肅公崇寧間由黨謫廉州編管時歸訣其弟珩者也公見二蔡兇威叵測自分必死廉州然偶不死觀其隻身萬里流離顛沛死生怵迫之際於家人骨肉事一語不及而獨不忍史官用王安石私家日錄汙蠹正史既作此書外別有自譔墓誌文及追薦國忌疏文若干言備載辨誣論等囑其弟密藏之以爲不幸身沒而他日蔡氏敗國論明則萬一可以爲吾之證而已無它想也嗚呼其志良可憐哉然當是時尤以日錄詆誣歸罪蔡卞而不及安石及來吾州作四明尊堯集始明白痛斥王氏而悔合浦之支

離回護。以爲非矣。然則此書於忠肅公固尤爲未定之言也。公自合浦。崇寧二年至宣和六年。凡強健幾二十寒暑。始以病死。蔡氏何嘗能殺之。而國史朱墨本是非竟不行王氏錄者。公之驗也。公死之明年。蔡氏大敗。至今道其姓名如糞穢。聞之必唾。而公殘箋廢墨。脫於塵煤蠹鼠之餘者。令人寶愛如此。士大夫可以知所擇矣。至於一時諸老淵源學問之餘。蔓延及於釋氏。此蓋喜其庶幾於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學者不可專以爲據也。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侍郎粹中、毘陵蔣忠文公重珍、其最著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廬陵丞相文公天祥宋瑞題其扁。亦爲人所敬重。嗚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祿苟充、宦苟達。卽崇園池、飾館榭、佳名美號。以相標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好事者。一有營創。輒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墨。以爲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金壁輝絢。輿臺皁隸之徒。嗟誇而歎詫。然其爲人卑汗齷齪。雖復巧施爲高布置。蓋已不勝俗態醜狀。不過反爲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舜咨又堅苦好學。擇粟而餐。審泉而飲。有貞儒碩士之風。余也幸宅日童稚成人。門戶清立。或輕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業以來舊遊。而得登舜咨所謂梅堂者。羹蔬啜茗。相與仰瞻文公之清風。而爲舜咨詳論趙蔣諸賢之遺聞緒行。固一快也。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說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爲不能出此而訾之者。何不諒其創之之難也。蓋司馬公之於系魏也。既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爲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通鑑也。目錄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強也。緣本書爲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名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固魯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蓋當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宏於魯史。綱目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藹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聞乎二公之說。其爲幸也不既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墨守。嚴辭正氣。眞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於湯有光者也。病困勦瘵之中、諷讀併日爲之作。與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歉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鈍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梗概于卷後而歸之。雖然余與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蓄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題茅生刻字後

古之書家無不能刻。其謂之書刀。後乃用以書丹入石。則愈勞矣。余嘗行金焦間。見米南宮題詩厓壁間。鋒勢飛動。遺老云皆其所自鑿。今人名能書。以刻字爲恥。殆非通論。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余嘗評太史公書。近於夫子春秋之義。以十數。而學者徒玩其辭。拘者又引古異用攻之。過苛。雖不害於書之傳。而後來者耳目益以陋矣。會稽王君理得。當書散學衰之季。不棄其世守。稟史記若干卷入南明山中讀之。自列傳以下。篇爲一詩。顯有所規。微有所表。緣其多聞而精識。故人研字摘舉得其當。非臨文創意爲僥倖一中之說者也。君又早攻詩。妥律流麗。足以笙鏞是書。其自太史公視春秋。庶幾騷人之於二南哉。然余聞之。作史如法家。詳文著義。而使人自避。論史如禮家。辨駁衆難。而一歸於是。二者之道可相起而不能相爲也。君尚有以教余者乎。

題陳強甫樂府

少時。閱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體去五七言律詩不遠。遇情愫不可直致。輒略加檃括以通之。故亦謂之曲。然而繁聲碎句一無有焉。近世作者幾類散語。甚者竟不可讀。余爲之憒憒久矣。山陰陳強甫示余無我辭一編。體用姜白石。趣近陸滑南。而編名適與其家去非公無住詞相似。是有以爽然於余心者哉。

題陰符經後

右陰符經。相傳其書出於黃帝。蓋養生家爲黃帝之學者之所作耳。而言兵者亦咸稽焉。古學散裂。諸氏

百家如蝟毛而起。然未嘗不託於古先聖人以行其說。至言黃帝、尤怪妄不經。更閱明智訖未有深非之者。要以資於近用。非所可廢而已。如此書舍曰非黃帝所作。遜世學道之士得而習之。固不爲無益也。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爲也。爲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既又相聚非訕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爲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銳。且當虛心盡人之言。數千百年間、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略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爲非子昂者。持今人而非之。非持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眞可憐哉。子昂爲音始於琴。子昂之琴、子昂既自見於書。吾舉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推楊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間。得其碎然者傳於白雪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烏之曲曰。此投林聲也。諸爲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爲某音、爲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纔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爲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予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聖於伶倫后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爲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譙之。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爲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爾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喻之。則呵然而笑。始也、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爲司農琴。竟亦不知

當爲何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書。始豁然有以實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誣也。推之於他藥、知其皆可徵也。願子昂窮。余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書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人有常言。窮則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嗚呼。君子之處達也。其道必有以及之。而能兼善固也。至於處窮而欲私善其身。豈不隘哉。古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權以達其志。則退而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尤能使同時不善者有所媿。遠尤能使千百世而下聞其風者有所慕。正如溪澗沼沚之淺。雖狹於江湖。而其勢皆足以潤物。惟盜名無實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激。乃類於斷潢窒井。未涸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來。嘗以自勵。亦以勵同志。至上饒。得窮者一人。曰王宏微仲。以孝弟類編示余。余讀之。有味於其言。使好事者人傳一編。置坐間。朝暮熟復而感發焉。雖官府不立可也。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余爲咸淳諸生時。楊鵬舉去太學久矣。然以鄉里前後輩、見余輒說太學不休口。此其天資篤厚。綢繆舊故。豈如他人朝遊暮忘、若逆旅相逢之爲哉。去仕各二十年。始以所編太學登科題名示余。余爲之重慨。蓋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太學。習聞父兄時議。恥於不入學。而不恥於不仕。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爲高者。時三舍法嚴。又不易出仕。雖當仕之人俊才高等。亦須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

後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敢假借它途以出。餘人從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老生既無利祿得喪於心。國有大事。則不顧鈇鉞、羣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重。往往令人悚息畏聽。退而歌吟庠序間。有以自樂。亦無不遇戚戚之歎。自後一相進一法改。恩數益寬。祿仕益易。而太學不得如前日之重矣。今使鵬舉與余輩復爲諸生相從。顧不娭乎。

題唐師善談乘

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吳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遊雲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啜。坐中談說典章、儀註、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算弈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啜而散。以爲常。羣子弟載筆札、從屏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學。而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之媿。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兵居莆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表元生愈晚。又居窮鄉白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時時衣冠黃席。必援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虛爲年少。一二十年來、無復此樂。欲略聞嘉定端平前後成敗曲折。噤口瞠目。有茫然之歎。每羣居燕聚。舉閭巷牀第猥褻近事。則相與哄堂絕倒而已。可勝言哉。臨安儒者唐師善深潛而駿發。出其平生所著談乘十二卷者見示。於塵埃羈旅風雨呻吟之中讀之。快哉。尋常雜書多重複牴牾。而此編一一精確。可以補亡決惑者甚衆。固幸遲暮之猶有所遇。而恨師善亦有衣食憂。旦暮且去。而不得款曲相成也。於是爲題其梗概於卷末去。

題沂洲先賢攷

世人所稱五福。宜若皆聽命於天。余攷洪範之說。壽、富、康寧、考終命、四者容或天可爲之。至於攸好德、則在人而已。於天無與也。余自知讀書以來。見古人名賢盛德君子爲之歡欣慕悅。及江湖道路邂逅交接。聞一嘉言善行。亦願執鞭捧謁。如恐相失。此豈有所驅迫美誘而然哉。以遠者猶然。若使鄉鄰里閈而有其人焉。則慕之當何如。故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而其久也。百世猶紀其遺烈。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傳之類。皆足以起人之敬思。而風俗名教。亦因之而增重。且又人無窮達貴賤。通得行之。而法所不禁。則何爲而不爲。沂學舊有忠賢堂。刻鄉賢名字于石。兵火燬滅矣。海漕萬戶王輔臣。名君佐。創意蒐討續之。增舊之數。起自周太公望。至唐末。已得二百九十六人。猶恨近世者有闕。而文獻不可問也。來江南以謀於吾黨。余嘉輔臣有功於風俗名教。又與吾所謂攸好德者合。既力贊而成之。其古瑯琊與今沂州及沂水所沿名跡相聯甚廣。故採取寧過於寬。惟夫雖居沂州。而生無益於人。死無傳於世者。當稍釐汰之。使有勸云。

題雩瀆行紀後

四明洞天之簏有三僧刹。其陰爲棨州杖錫。而其陽爲雩瀆。比二刹稍寬敞。又近於人境。遊覽之所易及。然騷人勝士有事于雩瀆者。間涉筆墨。往往不過單章隻詠以相酬答。未有囊括本末而爲一書者。蓋志書荒唐行役匆遽。其勢不容不爾。雖余之居近遊數。亦莫得而詳也。番陽吳熙載以故家名儒來爲州判官。奉公檄經過。留不暇久。猶能採摭詢訪。作雩瀆行紀一卷。事贍而辭精。趣諛而理覈。不但可以盡本山

之故實。而黎洲杖錫儼然如在目前。人之材力、相去乃若是懸遠哉。聞山中僧多好事。熙載宜布施此文。使刻藏本山以示觀者。

題李常鄉試稿

江南多故家。以余所見。干戈以來。有身爲名人子孫。問其祖父行事。而不能自言者矣。至於衣冠科目、聲華詞藻、相掩映數百年不墜。若宣城李氏。固不可多得也。李氏自唐已著。入宋。太常公以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此卷卽其試稿。中更散軼。六世孫宗正公能搜攷訪獲。遂復爲李氏物。今又再世。凡兩經兵火。而其家裝潢如新。良可人哉。太常公廷試時。猶用詞賦。未改對策。士大夫廉恥自重。無挾書假債。無冒名請託。人人各以所學著見。故動輒得士云。

題提學陳侯講義後

古之爲儒。惟其傳寫之不可已者、乃有簡牘。至於師生講學。必口授耳受。今之魯論載記問答、漢儒之師說、康成之鄭志、皆其物也。後世旣無專師。爲師者以故事不敢廢。則書成文累幅。時節臨諸生高坐讀之。謂之講義。彼此漫不知何語。因何能有所感發成就。然嘗聞臨川陸子靜在鵝湖講君子小人義利章。坐中聽者爲之流涕。吾鄉袁廣微使江東。講孝經數日。官屬有棄祿歸養親者。是雖故事。而言之輕重又係乎其人哉。提舉學事永嘉陳侯示教平生講義若干篇。純篤精實。機無虛發。蓋其文獻問學、淵源有自來矣。

題徐山長講義

講之爲言義兼師友主於反覆辨難以成其說余猶及見浙閩諸老先生開講不用寫本直是據案口說後進者質問於前隨機應答粲然可述講退各以所聞載之方策而寫本出焉今之講師朔望抽方尺之紙書陳說累百言忽然臨高朗誦聽者漫不知何語以爲故事不可廢而已固不敢望有所激發開悟徐則高爲長於饒之雙溪見示此卷皆與諸生月講之作如天人性命綱目該涉既廣而名物度數官守世次地理之類攷據思索俱不疎漏古稱教學相長詎不信然衰老廢放加之以驅馳形神惘惘何由頻聞至言乎書此以識媿慕之意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古之經師與其門人弟子羣居有辨疑問難授者無強聒之煩而聽之者易入非如今人書盆几之紙臨容丈之席無疑而游談不問而寢語者也然誠知其無益而歲時朔望庠校之間有不敢廢以爲不爾則益無所事而已鄉前輩全州教授王君守之由太學決科余生晚不及識而其家子弟從游甚厚因得見其在清湘時所爲諸生月講若干篇粹然君子之遺言乎既感歎繫之以辭遂歸卷王氏俾寶藏之更數十百年覽此又爲古矣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昔孟軻氏稱能言距楊墨者以爲聖人之徒夫聖人之徒豈易易然而一言距楊墨卽與焉推是以論人

則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媚大淵者、可謂之君子之徒非邪。然不媚曾覿其賢易決。魏公雖終始不道和、而輕信累敗罔功。又嘗沮忠良相李綱、使不得行其志。是雖欲盡賢之而人豈盡信之乎。曰魏公輕信取敗、誠有之。最甚者富平之役。及與李綱不悅、皆在少年輕銳時。晚歲識鑒精明純誠。勁氣不挫益加。遂與伯紀傾懷相驩、期有所濟。而伯紀且死。朝廷內外更呼迭歎。無非秦檜餘黨。四海所倚以枝梧三綱五常者。惟魏公巍然獨存。而陳應求、胡邦衡、王龜齡、若獻肅陳公邦彥、六七君子附之。摧姦抑倖。扶正培本。一時朝望山立森起。嗚呼壯哉。大德辛丑春。余與獻肅四世孫處久同客錢塘。出行狀、志銘、謚議、及省牘名賢遺墨之偶存於兵火餘者、以見示。瞻仰慨歎。悽悒久之。

剡源集卷第二十

跋銘箴贊述碑

跋濂溪二程謚議

濂溪周元公初未嘗以道學自名而精修妙悟上接鄒魯其衣冠言笑雍雍然與人蓋無異耳大程先生亦用此道至伊川先生始以軌範肅物之論有所不屑然當純公既沒衆說紛紜卒能堅忍植立而不墜其師法者伊川先生之力也夫由前之道則廣而難窺由後之道則高而易疎知之尚艱況從而名言之乎加之渡江以來世故之所消磨時尚之所擯黜吾鄉考功臧郎中爲此二謚議時去黨禁之開歲月纔幾許而剖析精微蒐揚幽眇繪畫鋪張委曲各當非知之眞其孰能爲此之言哉伏讀遺編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跋宋元獻韓肅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汴都諸公風氣渾厚初未嘗區區以詩篇字畫名家而餘事爲之亦非後人所及今觀宋韓二君子流杯倡和詩帖如泰山喬嶽嚴重不言而雲煙草木自然輝潤人撫卷三歎

跋吳侯二蜂說

蜂之於蟲以螫聞利害休戚與人宜不相涉今以不堪其類之強攫忘己之螫而赴急於人人宜不直其類之強攫忘螫之惡而助之此人心天理之自然不可泯絕春秋存小國者進其褒滅同姓者甚其罪殆與看雲道人此文同義

瓶城軒銘 并序

吳興凌德庸規寢旁小軒爲習讀脩身之所而摘先賢法言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云者名之瓶城刻源戴表元爲二銘題其楹曰

物生於土而散復爲土然陶人得是土也濡之炊之而爲瓶則一成形以終古至於收藏鹵莽缺破齟齬亦不能以復補不如爲土之爲愈也惟口亦然善出其言則玉帛歌舞不善出之血流漂杵喜爲福主怒成禍府故明者愼之與其違時而傷義寧且默而無語也

上謀依情中謀依兵下謀依城依情無傾依兵無驚依城無爭意之兵人其來無形其去無聲有寇之禍無寇之名至人忘意堯禹之佐賢士制意桓文之盟上不能忘中不可制惟城斯憑故必無喜而清無怒而明無懼而平然後可以居無危之樂而收無辱之榮以庶幾乎君子之城

周氏彝軒銘

凡人有靈莫良於心存之聖賢達斯犢禽拱把百尋咫尺千里叩其造端不越常理常理伊何人之秉彝父坐子立兄行弟隨夫婦禮睦朋友義正放乎君臣曰忠曰敬言之未出童子能然言之既出壯夫所難

端木費辨。季由傷勇。恂恂兗公。藏珍自重。徐行無驚。善養非鈍。亨心在坎。致命惟困。我友天錫。周室之望。刊銘彝軒。用永鑑觀。

昉軒銘 并序

日初明爲昉。日之明無時而不有也。而旦也人始見之。人心之明、人惟不見其用。用則見於威儀、辭令、政事。而人始爲之瞻仰歎詠。故觀人者、不可以不見其明。而期人於闇。自觀者、亦不可以人所不見而不用其明。里友蕭子西春秋高矣。方治昉軒以爲藏脩之室。而請文於余。乃爲之銘曰。

羣動夜息。人方安眠。我視闇室。燭龍在淵。亦既旦止。東方載明。乃見旭日。心虛日淸。昔晦非沒。今明非出。動作爲光。虛靈其質。外物之來。日千萬趣。嗜欲薄蝕。紛華陰霧。敬謹保毓。勤勞運爲。上天之載。我惟新之。人言中歲。如日將晏。蕭子勉哉。常如始旦。

朱漆印匣銘

彤其韜。日見而不鑠。黝其中。靜乎有容。處不失方。出不近迂。楊朱氏之徒歟。漆雕氏之徒歟。

復心齋銘

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里士陳景惠取以名讀書之齋。曰。復心。而刻源戴表元銘之。其辭曰。陰六之極。是爲寒冬。天道當復。雷行地中。我有篤友。於焉觀心。不出戶牖。明神照臨。方其未復。天地懸隔。乃既復之。如還故宅。父命子諾。夫言婦隨。行行伍伍。無闕無虧。無闕伊何。其先本全。無虧伊何。遊乎自然。

惟茲精微。不能絲毫睨則愈遠。抑之滋高。勿謂既復。返亡逐奔。守者少怠。寇窺爾垣。束爾筋骸。攝爾知覺。百爾所思。不如善學。桓桓齋楹。爰楊良箴。先哲賓然。匪惟斯今。

遜齋銘爲簡池劉氏作

遜食不噎。遜步不彊。遜獲者鬼不得嘯其堂。遜言者玉質金相。我行四方。求道荒荒。歸治一寶。芟縞鋤彊。義以爲疆。禮以爲隍。慈以爲梁。德以爲航。蓋不但郤踵英雄之林。折肱紛華之場。方將幸嬰兒之三舍。辭思父之五漿。又安得以今之魯狂。擬昔之蜀莊者乎。

寸屋銘爲時上人作

我聞黃庭。治田以寸。治寸不勞。而收千萬。四方之流。出自金仙。乃有寸屋。其法同銓。惟人一軀。不能數尺。心居殼中。如苞係棘。厥苞幾何。纔寸而方。靡至不受。有聞皆藏。道義輻重。事爲鋪設。父愛子恭。師和友悅。人求容實。我獨容虛。實計不足。虛存有餘。卑儉爲楹。清淨爲梁。載以正直。覆之慈良。燕處橫肱。美寢便腹。六合爲胸。八荒在目。廣居雖廣。以寸爲度。寸寸不已。莫窮其數。剖爾扃鐍。徹爾藩垣。冥懷信踵。以據無垠。

君子軒銘

蜀牟先生。名其婿秦張楧。授徒之室曰君子軒。取孟子所以教者五之辭云。刻源戴表元爲之銘曰。

維古君子。有國有民。德符命圭。化行垂紳。王風之陵。賢不必貴。乃有專師。以名抗位。舍爾洪荒。從爾滄溝。八荒茫茫。雲興於丘。哇收經鳴。榛夷道開。素王之門。三千其來。嗣者鄒公。拓孔之疆。吾觚楊墨。氣壓齊梁。

逆拂順磨。明滋陰潤。力施一夫。功踰千乘。我聞至言。厥教雖五。洎乎有成。一似時雨。肅肅軒楹。雍雍佩衿。哲人嘉謀。如玉如金。莫尊匪禮。莫善匪文。咨爾君子。各敬其身。

奉化州庠小學箴

維人之初。其天渾渾。有識而爭。能言乃昏。方其未然。揖遜折衝。習之既堅。嚴誅莫從。於昭先民。厥重小學。用恥與畏。因恭道覺。童牛受穿。負載千里。良駒服轅。以配君子。有一黠悍。竊轡毀車。御者惡之。甚於猿狙。記誦纘蓄。詞章潤飾。專精棄時。猶能敗德。姬父翼翼。虞舜蒸蒸。任如鴻毛。舉莫能勝。噫嘻州儒。聚講有廬。髣彼羣髦。亦步亦趨。我作訓辭。爰警傲偷。匪我則然。維聖之猷。

袁氏字箴

國袁氏子璀。字敏存。請言於剡源。剡源爲之箴。曰。緊玉之生。與石同族。緣有其文。以追以琢。厥文伊何。外潤中明。潤溥陰施。明涵陽精。惟禮有璀。取材斯先。純和鬯通。芬香潔蠲。目持踵從。息視心聽。臨之孔威。曷敢不敬。堂堂袁宗。累世朱紫。政流岳牧。名在圖史。追爾賢祖。沈厚寡言。孝通神明。信孚魚豚。鍾慶於子。是爲名父。培壅蕃耘。勤勞纂組。爲茲嗣續。厥惟艱哉。負重惟德。致遠須材。有一怠傲。如器斯捐。奢浮沈湎。取仆招顛。賓老在席。恭陳訓辭。兢兢惟璀。敬以存之。

眞贊二首

遊戲夷惠之間。雌黃管葛之上。蓋其愚近達。慵近放。戇近直。遲近讓。至於潛光返獨。澄源觀曠。審一區之

易足。悟兩岐之皆妄。固不害其爲風平川淨、天融雲盎也。此翁足未嘗出門。而心游萬里。言不能脫口。而手評百家。故知之淺者以爲江湖朝市。得其眞者許之泉石煙霞。噫嗟乎。其無他乎。抑猶未免於誇耶。

仇仁近眞贊

廣袂長襦。纓獵其胡。素絲以爲絇。尙爲是雍雍于于。非平時慕作洛詠。而歌吳歈者乎。

鮮于君眞贊

不可以爲山澤之臞。亦不可馳騖於功名之途。夷乎惠乎。魯狂之徒乎。

周義烏眞贊

娭娭乎若無所爲。咿咿乎又若有所思。頎頎乎若氣盛遠馳。纍纍乎又若老而將衰。歸來乎吾與誰歸。後有作者則不可知。欲同世莫我瑕疵。莫我爲宜。爲無町畦乎。爲嬰兒乎。

徐仲彬眞贊

吾觀斯人。胸襟漫汗。如能吞八九雲夢之寬。眉睫鬱勃。有曾活十萬生靈之績。可以垂紳佩玉、規行矩趨。可以飛書走檄、縱橫應敵者也。

單吉父判官眞贊

吾觀其人。鬚眉聳脩。巾屨整飭。翛翛乎似不欲一物之干其靈臺。而焦焦乎常有疾姦豪、憂黎庶之色。殆

可與爲祥風慶雲可與爲雷霆霹靂者也

韓仲友眞贊

謂子質邪錦心繡肝謂子達邪草衣弁冠蓋世之畸人天欲完之而姑試以世材之難不然宅於荆食於韓宜可以偃仰盤桓尙何爲飮鏃縱橫之林而遡帆功名之湍邪

任仲端題眞

衣冠禮遜以爲雅飾詩書意氣以爲淸腴望之儼然知其爲東魯之徒

蟾上人眞贊

此老以淸峭爲骨故於物無所屈以慈和爲貌故於人無所較至於縱橫翰墨浮沈談笑則又庶幾乎棘端之戲猴管中而窺豹者也

東坡雨行圖贊

玉雪心肝泥塗巾屨赤壁磯前褰裳徐步宜乎馬呂諸賢援之鑾坡禁苑而不爲榮章蔡二子投之蠻煙瘴雨而不加懼也

贊蘭石

風柔日暄不自以爲妍崖枯水縮亦不自以爲悴此之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者耶

贊畫鬼戲

水息輪停風休綫偃有何煩勞作此舒展一毬在肩衆鬼驚詡不聞施爲以目相語鳶飛於天與汝何毒陰機激之爲是反覆葫蘆在手簧簧在口自居其娛不覺其醜冥行意坐不害爲嬉枉矢哨壺從何得之削方縈毫周代蹴踘嬰兒之心百死不黜

贊畫龍

溝江湖吾窟宅噴雲霧其裳衣誠無求而不得嗟無出以何爲

千戶高君行述

人有居微履約不擇己之便安而急人之艱窮又能當忽然之警而不惑於鬼神死生之故此學士大夫有氣誼敏決者之所難也而或談笑造次兼之不既甚可稱乎然其名字不幸湮沈泯滅於稠衆之中沒齒無所表見僅幸而天報之以賢子孫尚德君子惟論福澤之所由來而因得彷彿其爲人若千戶高君者可謂希矣高君諱忠義族世出肅愼氏當金之存世襲千戶君父自遼東分鎮洛陽五橋寨於是君生方十五歲父以調發至慶陽病死君仍其職管攝軍伍有能名金亡居大名爲民有權豪張宣差占據新附戶四十餘君引義訴列奪而還艮蔡罕公開行中書省于三河之上帶銀牌爲其府參謀軍行纍囚如

麻君一一審錄疏理。免者以百計。雖受罪自以爲不冤。至元師南與。充軍所儲、和雇運糧官溥輓、百餘萬石。襄漢間接餉軍迴。猶有餘積。以功最當峻遷。十二年十月七日竟死。年六十七。娶吳氏。生子男某。教習儒業。不仕。孫男天祐。今爲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問理官。君長於弓馬射獵。百步內不發虛矢。性質直。不好浮屠老氏。見貧困者。卽解囊賙給。無吝容。渡江之役。汴梁多逃軍。黃河置禁甚嚴。不得脫。則往往於民家傭雇。或乞食市井狂活。君輒饋粥之。且喻以理法。勿爲非。客主皆得其便。在江南遇俘掠男女、骸骨暴露道路間。出私錢收埋不知數。尤不信神怪。嘗督糧經汴梁西鈞州暮、當宿驛。驛吏告有妖。不許宿。君徑入。簒燈至內夜。據牀瞪坐。須臾、有扣門者。問何人。不答。再問。又不答。遂問汝寧非鬼乎。敢入卽入。其門忽自開。形狀一似小嬰兒。而不見其的。君呼前。使取足下履。稍近。因手擒之。亟竄走出。稱官人、我再不敢來矣。次夜。又聞牕外悲啼聲。問之云。我卽昨來取履幾見擒者。且吾本欲伸冤。非妖也。吾本州家庖夫。爲前驛吏箠死。埋竈後。每官來。出告訴。而官反怖我。故不得聽我語耳。君憮然。明日。爲白州將理其事。掘所指地。得白骨一具。改瘞之。驛遂無事。余嘗涉獵史傳。凡君數事。皆數有。而求之今人無所見。以爲恨。殆風氣日不及古。而爲流俗汩沒以至於是。聞君之舉。謂之近於豪傑特立獨行之士非歟。金兵潰時。君孤行榮陽道中。一人對面張弓欲射君。弓自折。繇意天地間善類。常自有物扶衛之。射不得侵。賊不能害。世謂沾沾沽名行險之人、禍福可以智計避就。又非通論也。謹述。

東平趙氏述

東平趙仲文由浙西臬掾遷江東。乙巳春。以刑部至信州。余備官屬。得上謁。見其貌甚温。氣甚清。而言甚文。心賢之。然舉口輒不能忘其鄉。若無意於出者。余疑焉。曰。吾家壽父年且七十有四。母閻夫人亦六十有九。凡仕欲以行志。吾於仕幾何。志於何行。而先廢人子之養乎。余聞而重賢之。既而出其家乘一通。曰。吾中原士大夫。遭金季亂。宗族世次俱莫能稽攷。而趙氏所及纔止此。往者不敢臆補。失今不圖。恐愈無以語後嗣。傳永久。幸爲我述其概。謹按。趙氏自諱海府君以上。皆籍東平汶上縣泉溝村。累世壟墓域在焉。惟府君父避難。暫徙鄆城縣。死遂葬縣東下馬頭。兵定。子孫復還居汶上。府君生瑞字祥卿。是於仲文爲父。嘗爲浙東處州平準庫大使。考滿不復仕。而耳聰目明。膂力強健。無異年少。所居雖鄰郭。田園池榭。別業悉在郊外。軒車騎從。行留自恣。足以娛老。時時爲仲文一遊江南。不久即歸。仲文與二季咸有子息。讀書應門。含飴繞膝。足以承養。噫乎仲文。誠如公言。人生至樂孰有踰於父母兄弟。及時無事。春秋歲序。展省丘壟。烹羊炰羔。燕洽宗黨。綢繆姻友。處有文酒絃弈。歌笑之娛。出有弋釣浮游。登覽之適。其與離鄉棄土。衝暑潦。冒風雪。以規銖兩之榮。尺寸之積者。相去何遠遠哉。余不及識平準公。東平古爲聖賢宅里。名儒鉅卿。今猶林立。觀公之行藏進退及居家教子。可以知鄉閭風俗之美。師友學問之益。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詎不信然。敍家世竟。因附見區區歎羨如左。仲文名煥。弟某某。是歲大德九年二月四日。剡源戴表元述。

知奉化州于伯顏去思碑

奉化之爲州。山疎而水迅。疎、故土居者清勤力業而少餘貲。迅、故仕遊者儻恍外顧而無留心。鹽絲蔬米。斑冶果植。器畜之饒。不通於四方。而衣冠文墨。閥閱意氣之交。異時、常與形勢相爲長雄。故其民亦或號爲難治。大德癸卯冬。薊丘于侯以九卿世家來爲守。專用忠厚。文雅廉慈。撫柔興弱。銷沮黨競。一年笞榜。輕再年符移清。三年科徭平。通流還鄉。凋瘵完復。吾與黎民漸漸知爲生樂矣。秩滿。久不得去。而天災作於浙東。飢餓癘疫。死者甘相枕。侯日夜與其同寮謀所以拯之。官糜有給。鄰餉有勸。野劫有禁。道殣有葬。至於力不可施。則以降貸減征懇額于上。蒙麾犯怒。必得請乃已。迄于今。荒墟廢壘間猶有談笑炊耕以齒人數者。皆侯之惠。及州民既更生。益孚侯誠。熟侯教。呻吟按摩。動相聞知。亦與恬然若安居其鄉而忘去者。今人常稱近民官爲父母。父母之於子。寒也常恐無以覆之。餓也常恐無以哺之。危病也常恐無以護之。比其既成立也。有禮馭之。有過恕之。然後父母愈嚴而子愈親。若于侯之於吾州。安能使人不親而懷之乎。懷之不已。爰發於言。言之可傳。必載之碑。繫之以詩。曰。維明有附庸。負海西南。名張實栲。民不勝堪。孰返其逋。有侯氏于。郁郁舒舒。清言雅趨。亦既構宇。乃疆乃理。天降饑荒。奪其乳哺。葺墟作家。續骸爲人。呻吟笑歌。繄侯之仁。侯性無怒。侯軀無欲。驅攘疾癘。扶導饘粥。民曰侯止。侯毋我遺。侯曰勿止。我非爾私。凡人有心。以己爲則。無窮之瞻。繫此樂石。

王氏子葬述

人之常情。莫羨於久生。莫不幸於天折。而孔光、馮道之長年。人之醜之也。以爲不知包羞而疾死。顏淵、伯

魚、楊家之童烏、得於天者劣矣。人之念之也、以爲其身雖死而名存。是何區區無常之好惡若是乎相懸邪。蓋幽明善惡禍福之辨、至於無可奈何、而後不可以無君子之論。濮之王氏子叔愚甚慧而賢。余與其兄伯温遊。其兄屢稱之。既而其兄之友又皆稱之。既而叔愚之友亦來與余遊。叔愚之友又皆稱之。既而非叔愚與其兄之友他與余遊、而知叔愚者、往往又皆稱之。余奇焉、而叔愚於其間亦自多與余遊。余因人之稱而察之、良信。無幾何、叔愚以大德四年某月某日感疾死錢塘城東客舍、年纔二十一。於是叔愚之兄哭而悲之曰、吾失才弟矣。其母悲之曰、吾失賢子矣。叔愚之友若其兄之友若鄉里知舊悲之曰、吾失佳友矣。吾黨識與不識同聲悲之曰、國失一良士君子矣。親者既傷摧痛楚無以自容、而疎者亦復嗟憐歎悼不能爲懷。夫斯人也、天既生而材之、驟焉而奪之、何居。嗚呼、是眞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人之賢愚材否、可以力爲而死生壽夭之不出於己者、當姑置之。使勿亂吾意。故夫子愼言命。恥無名、譏老而不死。而以朝聞道夕死爲無憾。叔愚年雖不高、今觀高明之家、處貴權通顯一人、百年之間誰能不死。一日輒車出門、柳翼載道、亦有能使人嗟憐歎悼如吾人之於叔愚者乎。世之名譽或有能以矯取、而至於行衆致遠、則必敗。叔愚之勢非能致人以自厚也、而自其家庭、自其閭塾、推而致於遠且衆、舉皆稱其名、而信非有所聞之實而能然乎。是則叔愚雖死、而賢於人固遠矣。而知叔愚者其何悲。叔愚諱友賢、其先世本居東平、祖仕濮、因徙濮。父演卿、嘗佐靳宿帥府典籤。家世敦雅清素。故叔愚生而凝重、寡言篤學、齠齔能文章。其漸染服習然也。死之年某月某日、葬某州某原。前葬、諸公誄文挽歌之類、裒爲一編、屬余敍次。遂

爲略具梗概而詳其儻然者以釋叔愚之親之悲而亦以風勵吾黨云

剡源集卷第二十一

賦

可竹軒賦

山陰王理得靜人也。嘗築一軒竹間。取晉子猷語、既名之以可竹。而請問於剡源。乃爲設客主人問答之詞。以廣其意。

客有問可竹之義於王子、曰、昔子之先瑯琊黃門厭歷兵革。頡頏世紛。捐家勳而弗紹。欲投好於此君。寄廬於東土。譬之一壺之波流。然而儕車代駑。弛擔揮耰。寧館庖之不繼。閱蒼蒼以消憂。此其達生幾於柳下。憂世近乎莊周者也。今子襲舊德之箕裘。耕素封之稼穡。傲睨徐舉。優游內息。出無蕭朱許史之榮。入無研桑陶頓之役。浮毫泛穎。沿典遡籍。油油乎顏充氣盈。華春盛而方敷。翛翛乎材堅氣良。兵朝餐而待擊。雖徵名於古賢。亦取妍於幽植。所爲几案之玩。階除之飾。成可有而可無。非至人之所溺。王子聞而歎曰。於乎嗟乎。是何傷乎。蓋聞事有不期而相役。物有適至而爲娛。客不愧夫重龜疊組之世。崇臺廣榭之區。輦千夫以斥苑。囊萬金以聘姝。歌嘻管咽。鐘奔鼓趨。乃有下舍一朝之費。而耗中人十家之須。觀其睫暈欲窳。體疲索扶。意昏昏然不接棄咳唾於須臾。至此窮厓之顛。絕島之上。慘天荒而地寂。四無人以惆

悵忽見奇蓑異幹瑰質瑋狀至戀惜以忘歸爲游揚而詠唱使客評一境之異同較一時之得喪果孰爲之賢恿將悠悠而無當粤吾來於茲土姑無論乎古先今夫殘墟斷礎廢圃荒煙因前時之煜煜常櫛比而雲連雖蒲萄分根於遐徼珊瑚移植於深淵可成林於談笑何是竹得而侔旃而吾一夫之宅百楹之廬本先人之遺構匪東郭而開墟賴清陰之見覆幸斤斧之相疎風春雪臘雨曉晴晡吾試與客振衣坐石攜琴挈壺醒則行歌商山首陽醉則臥遊無懷華胥竹當囅爾而笑色勃而吁當此之時人可竹歟竹可人乎於是客主相喻頹然忘言但見脩脩之涼月若迎顧乎前軒

耕寬堂賦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寬其說曰吾畸於人而完於人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旋蹙縮於勢祿之途數驚而多恧寧自放於耕無適而不足焉且夫攣腰展髀野慢以爲禮吾得以寬吾四體行歌散曝多取而無辱吾得以寬吾耳目作止信期飢飽係時而不自爲吾得以寬吾心思豈與夫搖脣觸罟動足蹈機駕載疾之車擁鼓謗之旂憧憧然猶疾馳而不止者比耶客戴某聞而歎曰先生寓言哉今夫千金之子居與人羣有徵稼於器而菽粟不分冰耕露斸水種火耘彼服田者或愁乎勤嘻乎先生亦既裂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畎畝眞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走竊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產也而嘗官於吳楚由所既知而不知者可以類舉彭蠡之濱震澤之區由其濱者饒於壤而蔬農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舒小人則雍雍于于茲非以寬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渠糞山而畬

弓培寸翠歲無贏儲蓋用寬者不勞而嘗給處狹者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疆道德畦畛禮義播治羣籍雍崇列藝豈弟聞望以爲嘉穀優游篤老以爲樂歲方欲發廩廒洽春秋邇無鄰之不恤遠無乏之不周耆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愿息前挨後扶嚴良日進迎貓虎也雅素時飭尊田祖也清傷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粢盛焉而神莫予吐蓋藏焉而寇莫余侮不競不竫不莠厥土亦不穢予宇藩塘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能勞者不居善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爲政也往往可以馴盜賊驅螟蝗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吝客媿恥於其鄉嘻乎先生逍遙茲堂想見鄰曲聞風而遜畔交游熏德而稱良人懷闬里之訓家哦召南之章然後道路歌惠穹祇降康門比申呂同大壽等松喬並長回視世俗區區祝豚蹄之多獲夸鼠壤之餘糧何翅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農詳麗天東作胥動先生方清齋啓關徐行屏從有持善言順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爲賢於張老之頌

寄安齋賦　爲唐平舒君作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赦貧讓安於不屈內恕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朋徒止無居室忽焉禮之以衣冠鐘鼓而不知爲衣冠鐘鼓猝然辱之以泥塗袒裼而不知其爲泥塗袒裼故能除藩去蔽剖觚破鐫動如大鵬飛揚振迅寄跡於八荒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商行藏箋語默宜乎叔孫見笑於兩生楚龔之徒聞老翁之風而自失也

一大庵賦

宅佩師與水晶宮道人遊道人問其居曰無居既而有居問其名曰吾之居姑爲一大庵焉而無以爲之名庵之大若何曰吾之庵以鴻蒙渾沌爲盤緣崑崙蓬萊爲枕託羲和光景爲啓閉山川煙雲爲聯絡春秋花木爲遊觀江湖魚鳥爲賓客出無局鎖入無住著聚無守束散無部落若是何如道人曰異哉庵乎吾無以名之名之一大庵宅佩師歸而言於剡翁剡翁曰師之居之所寄則誠大矣惜乎其猶有大也道人名之所指則誠約矣惜乎其猶有約也師不觀於南崖之鴟鳶東海之鸛乎夫南崖之鴟鳶朝闖枯鵬暮伺田雀投危抵隙窮虛瞰厄極終日之經營寄一饑於擊搏彼其區區之志自無望於騰天地而沖雲霄東海之鸛則不然神清氣迥欲鮮味薄蕭森亢爽摧擘卓削飢餐沆瀣倦倚遼廓若可以遊溟涬誇沖漠而名猶登於流俗之繪畫用不免於飛仙之羈靮若是者皆累也今宅佩師日誦先民之言以潛西竺之學既自以涵元茹妙除煩去縛棄世絲如蛇蛻擅天和於龜殼固當捐忘名實消融知覺據逍遙爲安堵泛無何之空宅猶復憑無較有誇宏眩博前驚後罩東覽西略達者聞之得無有笑列子之御風齊侯之糟粕者乎於是宅佩師聞之微笑取茗更瀹翁亦矍然振襟而作

竹坡圖賦

潤韓仲文所居之竹坡繭李仲實圖之剡源戴表元賦之其賦曰吾聞楚江之濱修竹如雲蓋揚州之土植從古昔而已云有一雋人宅居其隈道煙徼遮雲霄去來騷騷乎若環羣自束前氂幡而後羽騎翛翛

乎。又若離塵遠舉。凌貝闕而登瓊臺。於時雪止筵敞。風微帳開。接鼓吹。羅罇罍。撫羣陰之婆娑。眺故丘之崔嵬。弔古人之名園茂苑。穠花靚卉。皆已聲消而跡滅。而吾區區之所玩悅獨鬱然高出乎氛埃。則豈不可爲臨文感慨。顧景徘徊者乎。或曰。是亦寓衛物之於形。久無不化。金銷石爍。川堙山崩。而況工力之所轉移。塵土之所覆藉。曾把玩不能須臾。而君胡爲乎欲尋峴首之留連。踵牛山之悲咤。乃有倜儻奇士。恢疎通儒。洒以秋兔之毫。寫以冰繭之腹。簸玩食閱。津擩張趨。內不爽身心之安。而外無廢耳目之娛。觀其乍起忽仆。如翳復笑。欷煙偃蹇。涵陰吐照。縈紆歷落。曲盡其妙。誠可以舒襟紳。窺道要。何必擬崑崙以訪藥。慕蘇門而聞笑。然後存浮居之勝觀。快長年之清眺。主人於是齋形返息。頹然如醉。賦微言以三作。期託老乎此君。

縮軒賦

戴子既爲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啞然而歎曰。戴子將隱乎。抑將以爲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謙也。戴子曰。不然。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非之林。及今年漸衰而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有爲於時。以光宗姻。起門祚。退不能資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尊稚。七著而一葛。十哺而九糜。皇皇乎徒勤而無所施。荒荒乎內怵惕而人莫之知。支隙巢以窴伏。聊憩憊而逃噓。蓋不武以成怯。非能高而爲卑。而何暇於隱。何以爲德哉。客曰。子不觀於南山之熊。東海之鯨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狎於郊。豈不知夫郊之獲爲飽□□。如使日日而見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千

舸之舟。習於海者未嘗遇而覆其舟也。今夫能言之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利業以闖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據安而遜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其躬。子不匿避之而欲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衝。此豈徒無得而已。殆難知其所經。故曰寡求而少願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也。且夫華煜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燼。歷以退合度。子毋以昔之揭揭而病今之齪齪。安知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令也。官雖薄猶賢於無名。居雖隘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就成。心懷貞士之操。身漏閒民之征。一以子爲傭。肯亦或以爲夫。一以子爲羈雌。亦或以爲雄。熙熙乎蚩蚩乎。無譽無讒。人不得以鋼子之衡。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子之梏。子於此猶不足。顧今之側肩曲項。擎拳累足以求伸者。寧得如子之縮乎。察子之介介。誠有所缺。然子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萊蕪賢。黔婁賢而死不衾。萊蕪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務縮而圖之。縮於資者廉。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德者百世不忘。故今登子之軒。嘉子之誼。將闊略乎隘夫曲士之節。而蕩摩於大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戴子聞其言。始而蹙然若無所容。既而渙然以怡矣。久而恢然於中。忘其居之約而身之窮也。

喜友堂賦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攜孥東西竄奔。三歲而歸。蒿蓬沒垣。有季蠭蠆。亦倦於行。顧瞻嗟傷。潸然不寧。嘻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心援色親。烏巢於林。獸穴於麓。日暮相求。各以其族

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萬死。乃不共居。是曾行路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議築堂。龜食其舊。除荒疎穢。以戶以牖。先生左處。其季在右。雍雍于于。子姓先後。徵嘉名於陶詩。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揚襟振弁。粲齒舒顏。曰。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藜藿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妾圉。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爲人。化虛作家。驚還痛定。未遑其化。恂恂骨肉。感歎咨嗟。遂團欒於一室。浩慰喜而無涯。此於人焉、相去幾何哉。且子不聞之乎。有庫放象。舜實爲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兄弟之間。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邸急語。唐宮飛鏃。貴極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閴籠閴塤。先生之身、雖窮不偶。我覩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饕併餐。衣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屨。坐諷聯席。昔也斯墟。風棲霧泊。今也斯堂。歡歌燕樂。昔也斯墟。螢飛燐走。今也斯堂。圖畫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伸於閨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丘園。三畝之宅。十畝之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既孝既友。從容笑言。醞此醇醴。盎如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胥爲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衆客酢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醉。衆客欲行。先生又起而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息齋賦

薊丘李仲賓郎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學。盛年華士、風度瀟然異時、常以息名齋屬劉源戴子賦之。賦曰。

薊丘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誦逍遙之篇。跨鴻蒙。抗青雲。同游星辰。動握天鈞。蓋其道術既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羣者也。玩大化之所趨。悟浮生之無窮。寄百世於須臾。期已息乎心躬。曰何行而非家。雖囂隘而能容。噫嘻乎。子獨不觀之水上之漚乎。謂水息而爲漚。則浮然而流。不知其休。謂漚息而爲水。則波然而起。不知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所以息也。又不觀之木與風乎。風欲息而水歘之鳴。木欲息而風撓之零。謂風累木、風無形。謂木累風、木無聲。是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於水漚風木之相遭。雞鳴而起。百體皆勞。彼求息乎夢寐。則有誤飲食於田獵。惑錢財於糞穢。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聞鳴鐘而不休。思秉燭以繼照。志燕者息燕。不息燕者益北其轅。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愈南其轍。人有常言。貧者欲富。富者欲貴。貴者欲不死。彼達者姑舍是。無辱無榮。無死無生。以入於不爭。鬼神莫之敢攖。若是不既息乎。而山中之鳥或以喑烹。潛居淵觀或走而驚。彼猶未逃乎實與名耶。故有南華儻恍之裔。西方奇詭之倫。捐有說幻。梯空談眞。凡皆客所未喻。吾將叩之其人。

靜軒賦

東平閻公名某居靜軒。劉源戴表元爲之賦。曰。

世有欲靜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久之。能安於足。而不能安於飢窮之水火。於是教之以

學默。又絕語久之。能忘於口。而不能忘愛憎之荆棘。於是、教之以息交。則不能盤穴而栖巢。教之以寡求。則不能餐松而飲流。故楛矢以慕仙傷生。楊卿以忤物招咎。喑雁先盡。柔木速折。惡影者走而滋多。逃聲者除而愈有。嗚呼悲夫。事有適至。理有固然。予不觀於空洞渺沒滄溟之淵。方其決陰谷。瀉層巔。經蒼莽而始激。觸檠紆而瀰暄。迨至乎鉅海。則沈沈湛湛。人莫測其虧全。又不觀陰陽四時之去來。前者誰挽。後者誰推。但見河漢烏飛而兔沒。草木實落而花開。人之營營。與識俱生。識步而馳。識取而爭。窮血氣之所趨。雖賢愚其同情。惟夫大靜之士。得智遺智。居名避名。用能玩外物若蟬蛻。戲世好爲孩嬰。時然後出。不得已於出。則山搖而岳動。時然後處。不得已於處。則鵠峙而鸞停。時然後默。不得已於默。則風收而霆息。時然後語。不得已於語。則玉振而金聲。彼沾沾之小夫。與硜硜之俗子。勺水盈縮。杯羹慍喜。聞有聞蘇門而習獻。望箕山而結軌。豈不賢於其徒。語諸大人先生之門。是猶過蓬萊而誇海市也。

容容齋賦

東平徐公晉燕居之齋。曰容容。剡源戴表元嘗過之。問曰。是非漢人之所云白璧不可爲者耶。公曰。不然。因擬其意作容容齋賦。久不即就。而公歸東平。懷感舊話。不敢負言。乃爲賦曰。

大智幽。小智仇。機鳴轍奔。萬類一丘。厥有黃髮眞逸。青雲雋遊。偃蹇於希夷之林。濯纓於清洽之流。笑衆雛之相役。弛然示之以無求。始其昂頭瞠目。驕面怒腹。咸崢嶸以思逞。如不行其所欲。既靜埃以自休。亦逡巡而心伏。故力敵者攻。勢兼者雄。才十百者不強而從。量千萬者容之又容。升容於斗。釜容於庾。舉而

投之大倉。不知其有。澗容於谷。湖容於濆。輸而寫之滄海。不知其足。豐狐之擇燠。乾鵲之達風。知陵阿叢薄之功。而不知託氣於太空。海鵬息以六月。澤龍神於勺水。翛翛乎、知太空之容已。而不知太空之所倚。物之相容、何有窮已。昔者周公端揆。日容千士。仲尼閒居。容七十子。當其垂紳端委。擎拳曲跽。前俞後唯。而不爲之喜。及乎危疑轉徙。詩鴟鴞歌虎兕。風披雨圮。亦無所毀。第汎汎而容之。遺簪墜履。殘籩賸簋。或聞風披靡。或承ㇾ流迤邐。不知其幾。蓋何必家陳羔雉之贄。人擁軒車之華。而誰不曰我嘗趨明堂而遊闕里。彼有託一時之喜事。誇四海之龍門。侈公孫之華館。開文舉之芳罇。唾面教忍。佩韋矯溫。所謂擬富於聯珠之室。銜明於扶桑之暾。吁嗟乎。獲容於人則幸爾。烏足以盡彼我之所存。

胡麻賦

六月亢旱。百稼槁乾。有物沃然。秀於中田。是爲胡麻。外白中元。嘻微心之良苦。徵日御而周旋。朝舒翹以東嚮。夕偃媚而西遷。若餞迎之有節。閱旦旦而不愆。有一儒者。睹而異之曰。是物有其識。可比義於戎葵。惟太陽之委照。疇一物之得遺。彼芃然以自遂。有得氣而不知。獨輸勤於畎畝。致展轉於遐陲。迹其華粲以淡。成幹亭亭而直致。陰回翔以蓋屬。膏湛淳而珠媚。疑本質之過清。常凝溫而抱粹。庸遇暵以不傷。表孤妍於衆悴。且其芘本近仁。嚮明近智。蹈約而不移、近信。在困而能恭、近義。故論胡麻者。以爲君子之道四。宜乎以爾登良醫之篋衍。依飛仙之服餌也。

蠅虎賦

有蟲翼然。既獰孔武。若腹而絲。若臂而距。跳踉振擲。是謂蠅虎。搏蠅甚智。狙伏壁間。羣蠅避之。如虎於山。我玩掌中。以弄以嬉。惴不敢動。蝘蜓蟢蟢先生忻然笑而置之。我聞古人龍猶可豢。惟虎必誅。與民除患。或生得之。用之於戰。蓋與死而爲鄰。嘻其危而敢玩。乃有至人。以道豢虎。居以爲徒。出以爲御。又有人焉。虎至不怖。曰。我不爾惡。爾無我怒。與虎相忘。其道甚恕。嗟爾蠅虎。何爲者耶。謂非虎耶。於蠅不仁。謂誠虎耶。遇我而馴。或曰。搏人所憎。不爲不仁。故見畏於蠅。其所以見狎於人。或曰。是亦虎類。馴之有道。蠅視之大。我視之小。貌然掌中。以馴易暴。亦如彼虎。雄跳躁擾。極衆庶之所驚。纔至人之一笑。嗚呼噫嘻。物之於人。嗜欲血氣。鮮有不同。意兩銳者必奪。力俱強而乃攻。此其無齒牙而忍。不爪距而凶。搏善良以爲食。腴膏血以自豐。其名爲人。其實有遠愧於爾蟲者矣。誠得道以御之。彼雖暴而莫動。故有談笑而儀衍挫謀。拱揖而孟賁失勇。索而言之。理無不然。一日之內。一身之間。陰陽水火。寇奪百端。有道於此。愈攻愈堅。泰山裂車而目不瞬。疾雷破柱而足不遷。四海一航。八荒一席。干戈血肉之區。歌舞腥臊之域。閱千世於須臾。忽微蟲之過隙。謂振古之如斯。復誰喪而誰得。於是先生頹然如醉。嗒然欲默。縱吾意之所如。聊優游而偃息。

碧桃花賦

王贊公家。既燬於火。儼榛蕪之遺墟。紛風披而雨墮。三年亂定。主人一還。顧瞻咨嗟。慘見心顏。忽有異花。煜於荄間。主人曰。吁。是何祥也。問之居人。居人不知。問之行路。行路愕眙。乃問野老。野老曰。此所謂碧桃

花也。胡爲乎來哉。且其爲花種之實艱。上不濕而不鬯。歲不遠而不蕃。睹厥種之瑰奇。疑仙人之所植。故花於桃者必紅。而此色獨白。今主人逃空虛而遠適。曾日月之未賒。厥荄燥剛。厥礫交加。偉尤物之突生。誠可駭而可嗟。野老既去。主人默然。徘徊花間。花若有言。於是主人遽然而悟。色然而笑曰。此非造物所以戲予者耶。此非造物所以慰予者耶。一以爲慰予則我也既履其殃。一以爲戲予則我也方玩其祥。長楊建章之苑。太液未央之囿。一棊之見材。爭獻妍而恐後。當其供娛燕遊。進幸俎豆。土壤飫乎醴肉。丘隰眩乎組繡。蓋有海西異域之植。嶠南遠驛之果。勤追風之飛騎。煩浮天之大舸。敝累千萬人之力。僅易一盼之娛。迨乎陵遷谷改。時異事殊。視茫然之陳迹。曾不足以自附於劫灰之餘。顧樵蘇之見赦。與匠石之不誅。反不如漆園吏之所羨。若彼擁腫不材之樗。噫嘻嗟乎。物有至妖而爲累。事有當戚而可欣。大者若此。細胡足論。惟夫環堵之室。數弓之園。雖故物之已非。而爲我者自存。訊鄰里之在亡。對江山之無恙。持壺觴以相勞。發懽愉於惆悵。清風往來。鳴鳥上下。突焉階除。見此粲者。矯焉若凌虛猝墜。翕然若離羣獨至。淡焉若鉛容素膩。將顰將璧。弔予厄而悲飄焉又若荼宴縞袂。將翾將翔。幸予還而喜也。迫而親之。不可睇視。若商山之皓。須眉秀偉。忽不召而自來。咸驚嗟而歎異。又若西山之陽。孤竹之子。亭亭冰映。皦皦玉峙。惋塗炭之在前。欲潔身而趨避也。耿孤瑩於衆妍。時臨風而興喟。如是花之吉祥。將慰我而非戲。噫嘻嗟乎。物之無情。妍媸美醜。待人而名。亦有不待人而生。人雖至靈。悲懽喜戚。觸物而形。亦有物莫之攖。渺邈廬於宿信。任偶意之所之。蓋吾昔者之非去。而今者之非歸。尙安能以私心之察察。預一物之盛衰。

其來也無所期其泊也無所繫其覕然異也無毀無譽其皎然麗也無潔無緇與是花兮相忘聊遺老兮庶幾

觀漁賦

秋潦既退河歸故痕童子六七攜畚出門載奔載呼集於河堧先生異之往踽而觀乃見衆童脫衣僕足斷渠起塍翻水使涸或運涼沒膝或揚泥沾膊或傾畚拄箕或布罣行筏或羣蹴鼓讙或獨仆發謔併力競勞有類竭作先生曰咳爾何爲乎有叟在傍倚策而吁曰童子之知爾將取魚每歲八月大水渺漫濱河之陸湧浪如山常有大魚隨潮往還彼一童子及潮未汐往漁於河得魚盈尺今此巨浸與秋俱退渠居平陸不絕如帶衆羣惑焉求魚於渠曾是區區魚得而歸且雖有魚其獲幾何常聞漁人日漁於河出市售之味薄少甘得不償勞甚尠而纖一網出海百夫屬厭視河之獲力減功兼我求其說漁何爾殊海勞而苦河逸而腴苦厚腴薄勞成逸敗所以論魚河卑於海蛟鱷之宅風濤之淵健者以奮弱者以遷亦若吾人隨鄉論賢故脩士者材而沃壤愧焉議河於海無所取旃曾是沮洳蝦翔蛤奔升勺之水可得而言先生聞之恧然而慚憮然不悅問叟姓名俛首不荅顧謂童子汝漁且止吾聞是邦有隱君子汝往問之叟寧非是耶

劍源集卷第二十二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田穰苴之事薄矣。太史公爲之論次以爲之傳。非賢之也。易曰。臣殺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田穰苴之斬莊賈也。盜齊之漸也。方穰苴以鬻旅之餘。受兵戎之任。名實未必深孚於齊。而莊賈者齊侯之寵臣也。夫以寵臣預兵。而加於鬻旅之臣之右。其驕蹇而難制固宜。然而穰苴之所自請也。己自爲將而請君之寵臣以爲監。既許之矣。而逆爲之約。迫爲之期。待其至也。而借爲之辭而斬之。此豈有不忍於齊國哉。且燕晉之師於齊。非有旦暮之急。遣一素貴幸之臣。而親戚左右爲之效杯酒殷勤之懽。此人情之所有也。藉令穰苴欲申其兵法。當先爲之令。俟其不受而後誅之。或不可已。則遷刑於僕御。亦未太沮屈也。而若是不能終日焉。何耶。賈誅而馳赦者僅免。會燕晉亦解。侵疆悉還。齊之君臣惴惴焉拱手重足以須犬馬之命。田氏之篡齊而有之。豈待海上一城之遷哉。嗚呼。自戰國以來。篡殺遂爲常事。而權臣盜將。未有不先立威於君側者。皆用穰苴之道也。漢衞青伐匈奴。蘇建盡棄其軍。青不敢自擅專誅以境外。而聽天子自裁。曰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者。郭子儀以九節度兵圍鄴。制於魚朝恩爲軍

容宦慰使而無所統一以至於敗歸又爲朝恩所困然終身不敢失爲人臣禮此非將帥之事也哉

讀吳起傳

世儒言吳起未有不艴然異之也嘗讀其傳而得其爲人蓋魏公子所謂節廉而自喜名者起之實錄也當戰國時士之道先王而守禮義者鮮矣魯俗猶爲後衰而起也及事曾子曾子以孝聞魯而議起者曰起之學於其門也齧母而訣殺妻而求將世有學於曾子而齧母殺妻者乎若其答魏文侯舟中之問與夫逐田文辭尚主趣舍進退從容可觀則猶曾子之教爾學不勝質溺於技勇後人循跡而議置其輕者推其重者名之爲薄夫君子惡居下流其是之謂哉

讀孫武傳

或問戴子曰子於田穰苴之斬莊賈嘗甚而非之於孫子之斬吳王美人也不尤甚乎曰其迹似其情非也穰苴之將兵苟惡人之監己不如勿請既請而從之不待令而誅之是欲借莊賈以威齊也吳王以美人試武武受而教之再三不從而後誅之則是欲售術於吳耳然儒者多言孫武治兵無驗吾併疑試宮人非事實太史公錄穰苴事以所聞適相類故牽聯書之歟

孫臏附傳

按太史公不爲孫臏特立傳而附於孫武蓋其事微耳而世人稱之賞過實夫臏以刑餘之人而投齊倀倀然求得其當以報魏不啻郤克笑躄之讐范睢折脇之憤也故其從田忌也一舉救齊再舉救韓皆不

以取救爲急而急於乘梁之虛而殘之者此其志無一飯不在梁也馬陵之役恥幸僅伸而終膭之身不開他業可紀就言兵者窺之尤淺之爲丈夫哉

伍子胥列傳

昔者嘗怪孟子言君臣之義於齊而有國人寇讐之報曰孟子以義教人者也君有不禮於臣而臣不施讐於君今也教人讐君而得爲義乎久之而得其說曰此乃古之君臣之所爲義也夫國之有君非以其國私之也蓋將有以爲其國也故國得擇君而治臣得擇君而事而非使之傲然無畏以爲上也當戰國時士之仕者猶無常國故孟子以之警動齊宣王而著爲驕君之戒若夫人臣之所自得爲者則必使其君待之不至犬馬草芥而後是也然自孟子之說行而世之悍臣有所不直於君則悻悻然欲甘心焉曰君固有可讐者也於乎此非伍員父子之於楚其君臣始之有不盡而終至於多傷其義者乎且以楚平王之無禮而伍奢傅其子建奢以正諫觸死微員之逃則與其兄尚亦必俱死罪在平王無疑也爲奢謀者欲忠於建則勉建無怨可也欲全於身則知不可諫而去之可也建以讒疎身以諫死由君子論之奢猶死於職也員爲人子至於殘宗國以爲墟發君屍而行戮其不太甚乎哉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昌黎韓子嘗駁其語以爲不可施於今世此正伍員之比也後之論君臣者當擇於孟韓之間也哉

孔子弟子傳

某按古史考疑公伯寮爲讒慝夫子之人夫子不責而委諸天命以爲不當預弟子數而蘇子由古史修

孔子弟子傳非太史公紀載多所糾正乃亦不遺公伯寮而盡錄其語竊嘗考之公伯寮者魯人也夫子之居魯魯人雖不能盡知其道而凡爲儒者則希不及夫子之門矣公伯寮固嘗學於夫子者也魯國之政在季氏以門人弟子服勤夫子之教而賢者委曲而從之而責一公伯寮之不溺於季氏哉當是時由孔氏則必貶季氏由季氏則必叛孔氏公伯寮學孔氏而中叛之以市於季氏固勢之所必有也太史公泛錄夫子門人以其嘗從遊而不棄不然則子服景伯之言過也夫子本不深信其爲愬而公伯寮亦遂卒業於夫子之門乎

蘇秦傳

蘇秦戰國傾危之士也世之人有稱之者以其能以口舌撽卻虎狼之秦令其說行天下不至坐受秦禍嘗考之事或不然方蘇秦自齊歸周自周而之秦然後之趙之燕之韓之魏流離狼狽不勝兒童婦女之所詬笑苟得一言納之利從則從利橫則橫其區區窮謀本不專有撽秦之心惟不得於秦而從事於諸侯耳豈得以魯仲連虞卿之事比之哉如其所策誠能盡其形勢之強士馬之盛而用之秦人豈眞不得以逞也君子之道內誠其身而後能誠諸人齊之管仲相其君九合諸侯其事偉矣而不免有叛之者泗濱之間至無以服楚六國忮忍之君視其親戚骨肉有不能自託而能託脣吻之外交以待斃於秦乎從散國破而蘇秦亦以謀死固理之不足惜也昔者嘗怪夫子數稱東周蘇秦之時周至於顯王益不振矣先王之遺風猶或不墜故蘇秦東學游說於齊而洛陽之兄弟嫂妹皆能非詆以爲非其本俗當是之時

得孔孟之佐。外以禮樂交諸侯。而內以農桑治其國。東周之是輔、尤賢於諸國萬萬也。蘇秦初干顯王。顯王既薄其詐不用。而縱其說於諸侯。諸侯之事如彼。周又他無賢輔。秦以夷狄、卒併天下有之。豈小小之故哉。

張儀列傳

六國與秦皆有併吞搏噬之心。非爲一君獨賢也。顧秦幸而成耳。而世人罪秦不置者、以秦戎狄、而資之詐也。以愚考之。秦之行詐不信於諸侯、莫如商鞅張儀二人之甚。而鞅至自衞。儀自至魏。固非可專曰秦詐。就二人考之、鞅之不信、又未若張儀之尤甚也。當儀之時。蘇秦同學。先以從約取貴。儀後出、不得不倚秦以爲橫。迹其口舌反覆。傾人十城。然後利一邑。陷人數鄉。然後進一號。本不當責之以仁義長者之事。而儀之始末。得幸於秦。屢屢餌其父母之國以爲己食。此不特商鞅之所未爲。亦蘇秦之所恥言也。吾觀張儀欺楚。楚怨。欺齊。齊怨。雖其終以計免。猶皆覺而疑之。獨其欺魏、魏人至死不能覺其爲賣己也。平時腰金結駟。佯佯往來於關河之上。梁地日削。儀身日貴。及其歲晏寵衰。秦人以禮歸之於魏。使之坐速寇兵、以傾所居之國。而魏之父兄弟子方與之優游談笑而終老焉。有商鞅蘇秦所無之毒。而無蘇秦商鞅所有之禍。世之姦人如儀者。可不謂行險僥倖哉。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戰國之世。秦人以形勢詐力、頡頏諸侯。故爲秦者易爲功。而事諸侯者難爲力。樗里二甘魏冉之於當時。

固非有過人傑出之謀。而白起王翦雖爲善戰。然不過縱燎於順風、採果於垂熟。而凡其盡銳以爲取勝之道者。皆其不可再用者也。此非惟不當責以古良將之風。其視同時廉頗李牧翟猶遠媿之。而得爲賢乎。蓋當是時。秦勢八九成矣。天方假毒其手以樹君中原。謀不必工、所施而服。戰不必良、所向而克。彼諸侯之臣。固有賢於樗里二甘魏冉之謀。勇於白起王翦之戰。其君用之未必能專。信之未必能決。而又連衡爭鳴。佐寇自賊。顚倒謬誤。卒俱墜於轂中而後已。而數子乘時逐利。各以能名見登於好事之齒舌。彼諸國之臣。其材實過之者。國敗身辱而名字因曖昧而不彰。豈非所遇者幸不幸哉。

孟子荀卿列傳

古之君子。其學爲己也。而不專乎爲己。蓋其得之也有餘、則推以與人也、不患於不足。成之也勞、則其事傳之於久而無弊。孔孟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莫之能尚也。惟其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著於用。故鬱勃湮積於當時。而卒能徐出而大暢之。以及於百千萬世之遠。自其及門弟子既皆身被其傳以立於世。又自諸子各有所傳。然受之淺深、而行之久近、有不能以皆善。而要其大歸。苟出自孔氏之傳者。至其極衰大壞、猶賢於他氏萬萬也。何也。孔氏之道可遠可近、可約可博。非若他氏淫汚辨雜以爲通。誕神僻異以爲高也。學他氏者。於己不必誠、而常懼於無以徇人。學孔氏者。進可以及人、而退亦不自辱。其在己者也。故學孔氏者近勞而什有八九焉不失爲君子。學他氏者近佚而什有一焉不免陷於小人。孟子荀卿之於鄒子淳于尸子長盧之屬是也。自夫孔氏既沒。世亂道微。生民之命懸於談兵說

利之口者若干年而子思之學再傳而爲孟子子弓之學亦一傳而得荀卿荀卿之學未知出於子弓何如也而孟子於子思有光矣夫當孔子之時諸子不棄其師之窮相與追隨馳逐列國之郊羈愁困餓而不忍去一時能言之士與夫非誚孔氏而不爲其學者聲華氣勢計當十百過之訖無所據託而獨孔氏師友一綫之傳屹然不墜以爲儒者折衷非止鄒子淳于之徒不可度絜短長而已耳自是而降諸子愈散其荀卿之學亦一傳而謬天下異端曲說愈熾於鄒子淳于之徒而孟子之所著書遂與諸子之書之可傳者共扶孔氏以至于今日由此言之孔氏之道世治則與之俱治世亂則不與之俱亂自古至今固未嘗一日廢而學何其勞而孤也世言太史公不知孔子吾讀孟子荀卿列傳亦燦然知所趣舍哉

范雎列傳

范雎入秦意在於急得秦權以及時償區區之私仇耳豈有奇計爲秦哉夫欲得秦權則不容不急逐穰侯白起欲償私仇則不容不以兵脅韓魏此如怒犬噬人伺便捷中圖一決之快君子蓋羞稱之然而雎之所以言於秦者則未爲非便秦之奇計也雖秦之強不專以雎而昭襄以後諸國於秦若附若離卒能藉必成之資以速得志於天下則雎之助也何也穰侯之在秦固有可議而越韓魏以攻齊者尤爲非計也今夫欲有所圖於天下而無一定之畫先斷於胸中或至緩其所先而急其所後則雖日屠一城月墮一都而無益於大計使秦人竟守穰侯之策近捨韓魏而遠攻強齊則齊地未必可以卽得韓魏亦且共起而謀之外釁日堅內力日分而秦事勞矣自雎爲遠交近攻之說秦人一如其教日夜搏擊於韓魏之

郊。瘵胺蠱食。腹必垂盡而膚革不知。卒之三晉先亡。燕楚踵服。而君王后之齊最遠最親、最後亦徐取之。若此者謂之睢謀非耶。故曰逐穰侯攻韓魏雖出於范睢之私。而未必非使秦奇計也。嗚呼。睢以亡夫乞一生於萬死之中。出其困辱餘智。以報平生之仇。意得欲行。一聞蔡澤之言。即納印去。本不切切於秦。而秦人竟賴其謀以帝。然則非睢之假權也。嘗觀六國視秦初非強弱相絕之國。而秦能獨伯者。六國有客不能用。而秦能併六國之客用之也。六國之客入秦者多矣。而三人之策最爲有功於秦。其一商鞅以富彊開業。振於諸侯。其次張儀大破諸侯之從以爲橫。其後則睢所謂遠交近攻者。若此三人皆至自魏。諸客入秦、於其舊國不能保其不亡。而此三人者、必至大毒於魏焉。而後爲重。張儀以姦商鞅以欺、范睢以仇。要之六國與秦皆無義客。而魏士尤薄也哉。

樂毅列傳

戰國之君臣未有能以義始終者也。吾每讀樂毅書。爲之惻然悲歎焉。方燕昭不勝報齊之憤。卑辭厚禮以招賢士。而毅也往爲之屈。此其意氣之相求也。已非納交要譽於游揚干謁之門者比矣。五國之師。百城之敵。先構其謀而後從之。卒功專事擅而諸侯不忌其成。兵連役廣而天下不議其非。毅之言曰。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蓋非虛語也。昭王既沒。新王以一介之疑、棄百年之烈。毅於是不得不棄燕而走趙。及惠王殷勤反復以義見邀。則又幡然因趙以通燕。進退去就之間、猶庶幾古烈丈夫之風哉。世之論者謂惠王薄於待毅。又疑毅不當遽捨燕。夫毅於是時不去燕。燕未必能全之也。毅誠能死。死於昭王則

可。使死於惠王之隙。則亦不爲得所矣。故謂、能死於昭王者、義也。其不死於惠王、而去之者、亦義也。若夫惠王之待毅。則猶有禮矣。古者、人臣之於其國。苟爲有故而去。出疆、必有爲之道也。所往、必有爲之先也。毅之去燕、不可爲小故也。恩睽而辭不汚。身疏而家不絕。自近古求之。改君易將之交、處讒疑怨讟而能相全者。惟毅君臣而已哉。或曰。毅則義矣。子知惠王之不能全毅。而許之以有禮。何也。惠王之有禮。毅爲之也。父有不慈、而其子申生伋壽之孝、非子之常也。君有不仁、而其臣爲伍奢大夫種之直者、非臣之願也。毅爲自全而因全其君。毅固常學於賢人君子之道也哉。

藺相如列傳

世言藺相如持空言與秦爭璧。璧還而終不免趙於壁。何益哉。余曰。不然。秦吞諸侯非皆以其能也。詐劵之所得、較於兵取者、往往十居六七。則夫今之視趙、其意豈止於區區之璧哉。秦計既然。則相如之抗秦固有不在於區區之璧矣。且國之以人爲存亡、無以異於人之以脈爲生死也。有一脈之不絕者、人雖危而不即死。爲一賢之可奮者、國雖敗而不即亡。秦誠積強之國。見諸國皆畏而有不畏者在焉。則其不敢易者、必其不畏者也。豈爲一璧之重輕乎。吾觀相如蓋戰國豪俊有謀之士。近古曹沫之徒也已。故能橫軀授命而知秦刃之不敢加。強辭臨盟而保趙駕之必可反。不然秦昭王之無道、叛神明、欺骨肉、何忌於趙、何愛於相如哉。蓋嘗考之。相如之爲趙、不但外以口舌折秦。蓋諸將之與趙始終而能爲秦畏者有三人焉。廉頗固相如之所遜。趙奢晚而與之同位。李牧知名進用、計當亦在相如之時。使相如但以空言爲

強而無待秦之實則秦之加於趙必不若是恕矣故曰相如者戰國豪俊有謀之士也獨怪趙以相如之賢所推將適皆一時名傑自不可爲無人之國再傳之後相如未死已不救於長平之事奢以子敗頗廢牧誅然後昔之所恃以待秦者皆盡而趙亦亡雖曰廢興使然觀國者可不爲寒心乎

田單列傳

齊於山東最爲大國方湣王之亂樂毅奮區區之燕假天下全力而攻之一戰而破濟西再戰而沼臨淄湣王出奔齊之七十二城一日翻然爲燕何其亡之暴也及田單起逋虜破殘城哨五千之卒以麾百萬之師燕將授首所失七十二城復翻然爲齊又何其興之易也儒者謂使樂毅不以讒逃則燕不敗田單不堅忍窮城以須持久之變則齊不興嗚呼此二者似矣而皆非全論也何也齊雖無道其君可誅而齊國未可即滅也燕起僻遠出擅中國兵革之盛賴天下方切齒於湣王而樂毅之賢智足以彌變故數歲而無他然其一人之身而居不世之烈既有憂其持之之難者矣當是之時齊亡而田氏子孫不能盡幸而田氏無良子弟耳齊之臣民含怒蓄怨之日久矣寧以千里之大而一人之能安乎故毅去燕而田單一匹雛之力遂得乘間抵隙而圖之此天下必至之勢非毅之道不得盡用而單之術果有餘也且齊篡國也燕雖召公之後而其德見厭於天與諸國之君無大相過故五六十年之間六國迭興代仆而卒以同盡於秦秦一再傳與六國之餘民又相屠戮而俱至於滅蓋多殺人以立國者其國之不可久而又欲兼人之國乎哉吾於燕齊之事不能爲之數數然者以此故也然使徒以一日戰伐言之毅兵雖爲近正

而田單之術何預於此哉。今人既誇其神師火牛等智。往往又出於兵謀之外。單之爲人詭謬而不足稱者。太史公亦復不載。吾亦不暇詳論焉。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事謂卓犖不羈之士矣。當戰國時。士非媚秦。則宦於諸國。朝從暮橫。去來紛紛。而仲連游不以祿、說不以利。潔身高視於喧汚垢辱之外。一言之出。列侯傾風。羣士折喙。吾嘗評其挫秦之鋒。幾於仲尼春秋之義。願從御者執鞭焉。獨嘗讀燕將書而疑之。夫君子之立言、出於正而無慚。處於人而無憾。一時未見甚便。而萬世莫之能廢者。此天下之至言也。故其居利害之中。如是則生而存。如是則死而仆。迫於有爲而言者。戰國之士皆能然矣。而其然者、仲連之所不爲也。不爲有爲而言。則其不得已而有言。天下後世固將於是觀之矣。且夫聊城燕將受其君之命而死守以拒齊之城。沒於燕者七十有餘。他皆反面復舉爲齊。獨此城之將、外無援、內無資、而不愛一死焉。雖非齊人之所樂。而自爲臣之道言之。君子必許爲燕也。仲連奈何教之行叛以歸齊乎。曰。仲連齊人也。爲齊謀之也。則何待仲連之狹也。仲連苟有父母之愛於齊。齊嘗亡矣。仲連遠不爲楚申包胥。近不爲王蠋。今齊地已復什九。極齊之力何患不獲。而爲妾婦之忠乎。且爲此說、則與仲尼閒魯亂而使子貢撓齊破吳者、同一見也。曰。仲連天下士也。非以齊人自爲也。申包胥、王蠋、亦非所以論之也。直不忍孤城之兵歲餘而不決。欲全其民脫之白刃之下耳。嗚呼。此又何言之拘哉。戰國之民無歲無戰。戰國之兵無歲無殺。其爲聊城大矣。仲連安得城城而仁之。且仲連嘗

爭帝秦。率梁燕佐趙而鬬之。所不惡於鬬其兵者。全民之仁少。而卻秦之義大也。全民之仁。止於一時。卻秦之義。重於萬世也。今乃欲仁一城之民。而先教人背叛偷生。以虧君臣之義。何其得之於梁客而失之於燕將也。然雖燕將既死。何救於一城之屠哉。進退思之。無所於據。賴其將自能以義引裁。不昧於裂地定封之誘。以隱期月之守。不然。則燕國有賣城之將。仲連爲說降之客矣。曰仲連之爲燕將謀。但勸之束兵歸燕而東游齊之二者舉甚不可以決之非正言也。故燕將得書而歸燕不能降齊不可。則擇義以死也。是其死也。自仲連處之也。於乎。此非君子之言也。君子之爲人謀。於其求決於己而忠告之。燕將未嘗求於仲連。仲連逆爲不正之言而強告之何也。宋牼以利說秦楚之君罷其戰。孟子驚焉以爲先生之號則不可。故君子惡遁辭而大居正焉。有勸人以死徇兵而姑爲不正之言乎。夫仲連之道君子也。吾固詳責而嚴求之。在他人吾亦不咎之矣。然仲連之言如是。世終不以聊城之事累仲連者。以聊城既屠而不利其爵。故賢之耳。是固可賢者也。古稱明乎齊音者見利能讓。而戰國齊士始不讓而趨於譎。若仲連者、士之能讓者也。

伯夷叔齊列傳

某按、上古國以萬計。其各國之所賢者、則自推以爲各國之君。其衆國之所賢者、則共推以爲天下之君。雖堯之唐、舜之虞。其初不過萬國之一耳。惟其德盛。故衆國環而宗之。宗之矣。而有不宗者在焉、則衆國環而攻之。夏殷以來。主於傳子。故天下之共君者不能世賢。而分則略定矣。孤竹之爲國也、不知其所從

始相傳云墨胎氏又云成湯所封則是古或有其國而成湯革命始更封之耳此於商人固無骨肉相連之親與心誠悅服之舊也自成湯至紂凡幾世自孤竹始封至於伯夷亦已久矣然澤足配天無以過周紂惡可誅不浮於桀而湯武之伐君伯仲之間也孤竹之始封不辭鳴條之爵而其子孫乃非牧野之師乎嗚呼商之未亡也孤竹之事吾不得而知其何如也然但云成湯所封則伯夷之先世已臣於商矣不特伯夷世臣之雖武王亦且世臣之夫君之不能世賢其亂猶小也紂雖天子與諸侯分國而治盡紂之身亂止其政令之所及而已諸國未大害也幸而紂死一中主代之雖國之所以自治者可以不亂以一君之惡而易天下之共主者湯一行之既以爲世駭豈可數數然階亂教叛使爲猾涅者接跡於後來耶故其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此伯夷之志也若夫國存而爲之君臣國亡而視之塗人不待其賢如伯夷而能差之矣吾太史公表伯夷爲列傳首而怪世儒言伯夷皆過故詳論之

孔子弟子傳總論

某觀太史公之爲書務在推尊孔子而欲廣其道則錄其所嘗從遊之士爲弟子傳而發篇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以爲此言夫子所自道嗚呼是何尊夫子之至而淺之爲知夫子也夫子之道自其知者言之而千萬世受其賜自其不知者言之而當時之鄙里有不論其爲賢而此七十七人之云云者初復何所繫於其道之重輕乎今夫一介之夫有以自立於鄉曲同時之士或昵而交之或

信而事之。或知之深。或禮之略。紛然去來。尙不能以一概。夫子行聖人之道。周流於天下。其所歷非一邦。所接非一士。而奈何欲從數千百載之後。追定其從遊之數乎。就令不謬。而七十七人者。但如太史所記。自不必皆爲賢能之士。皆出於受業之數。則夫子又自誇其所教之至此乎。大抵戰國以來。異書雜說。載夫子事多失實。其尤甚者。漢儒遂謂夫子以布衣養三千士。蓋其舛妄至於智者而止。吾擇此篇之大者。略爲之辨。其諸傳中同異。則有先儒之折衷。此不敢盡僭焉。

商鞅傳

戴子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賤夷狄。至語門人以爲諸夏之無君。猶賢於夷狄之有其抑之嚴矣。故寧取齊桓管仲之伯功。以紓左衽之醜。而孟子學於孔子。乃併桓文非之。夫明王不興。而天下無伯。獨不爲夷狄憂乎。嗟乎。是固皆嘗憂也。夫齊桓晉文。伯之盛者也。當其盛時。猶襲先王迹而爲之。故足以統盟諸夏。而外威夷狄。雖不心服。而猶畏其力。迨其久也。又襲於齊桓晉文之迹而動。故力窮智露。而夷狄輕之。不惟輕之。亦且襲而爲之。秦人起於西陲。而行霸於天下。此之謂也。且秦人之視吳楚。其地非便。衆非大也。方吳楚之強。輔之以諸臣之材良。屢與齊晉爭盟。卒不得獨馳而久逞。而秦孝公得一區區之衞鞅。諸侯來朝。天子致胙。不六世。而席卷先王之疆宇。此非齊桓晉文之具。昔之所用以威夷狄者。夷狄反竊用之乎。今夫衞鞅本諸姬之子孫。而中國冠帶之士也。一不得志於魏。西行入秦。而執帝王之說。鞅固非知帝王者。藉令知之。亦非秦人之所得聽也。於是逃之於伯。伯說進。而孝公傾國而聽之。蓋其生長於僻絕擯棄

之區。慕聞中國之事而不可及。一旦有導之爲齊桓晉文。宜爲翼然驚喜。欲亟及其身而償其志也。吾嘗考之。鞅之爲秦。其煩刑細禁。仇刻之太甚者。出於鞅所自造。至於別男女以詰姦。平器量以一制。與夫重農力本。開疆益賦。汲汲然富彊之術。皆齊晉君臣之已講而鞅益脩之耳。儒者謂。當孝公時。無桓文之伯攘之。以至於不可制。是豈知爲伯之道。其弊一至此哉。吾故曰。此固孟子之所嘗憂也。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欲有所爲於天下。而無特起之士以爲之佐。雖湯武不能以得志。而況戰國區區君臣之間乎。自學校井田俱廢。材士豪民。高者爲義俠卑者爲游說。士裂兵煩。隱於農桑者不得逸焉。則往往出一時之僥倖。以求迎合之利。此固當時俗尙之所同然也。而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遂以好客聞於天下。士亦忻然從之。上下皇皇相求。眞若傾心赴義以相成其事者。以吾觀之。四君之中。惟信陵行事近於有禮。惜其慤愿。既以桓文之事爲勸。其客猶似可使者。其餘不過餔啜之資。盜賊之道。朝暮遊說之徒耳。何士之云哉。何則。四君之時。秦雖已橫。猶有畏忌諸侯之心。齊楚爲大國。而三晉自負勁兵。皆未遽屈於秦。黃歇雖以口舌緩禍。迨其歸相。暗謬無足稱者。田文之客。惟一馮驩。終始不忍叛其豢養之恩。爲之忠計。以求益封復爵。意念不出齊彊之外。趙勝雖有虞卿毛遂。稍能叱咤挫秦。然其兵退議功。從成而德色。固有不滿魯仲連張孟談之一噱者。而能以強志奇計扼虎狼之秦而收其弊乎。信陵之取士。則有異於三人矣。秦兵壓邯鄲。而晉鄙受人之忧。翺翔而不敢救。挾計殺之。自不失爲忠於宗國。未聞爲姊弟骨肉之情也。赴趙。趙

存歸魏、魏重終信陵之身、秦人不敢肆力而噬、而侯朱之義死、毛薛之正諫、就同時諸客求之、亦所謂彼善於此者、天方授秦愚智同弊、中華冠帶之區不數十年蕩爲虛莽、而談四君之事者、至今徒膾炙其能好士、亦不辨士之何如也、其罔乎哉、